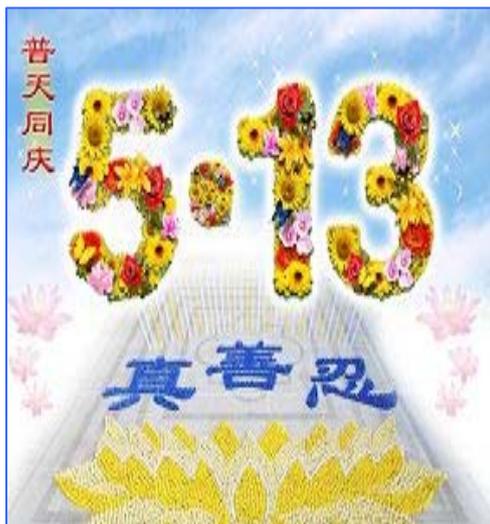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 突破网络封锁, 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普天同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 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从中国公开向社会传出, 以“真、善、忍”的法理为指导, 要求炼功者提高道德水准。五套功法简单易学, 祛病健身功效卓著。目前, 法轮大法已弘扬世界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 获各国政府、团体颁予一千六百多项褒奖和支持。从二零零零年起, 五月十三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年的五月, 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和明白真相的世人都以各种形式欢庆节日, 庆祝大法弘传于世间。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 新加坡法轮功学员满怀喜悦在芳林公园举行活动, 恭贺伟大师尊华诞, 庆祝即将来临的“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大法弘传二十周年。活动现场展开多幅展板, 并摆放了中英文《转法轮》模型。展板上写着: “恭贺师尊华诞暨法轮大法弘传二十周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目击者披露刘春玲被杀细节

十多年来, 经过对“天安门自焚”的调查和分析, 外界发现所谓“自焚”不过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而炮制的一出自编自演的丑剧, 拍摄过程中的许多细节漏洞百出。

最悲惨的是, 一位陪酒为生的36岁弱女子刘春玲, 全身着火, 奔跑中被灭火器喷出的气体包围时, 在慢放的录相中, 可以发现她被身着草绿军大衣的彪形军警特务当场击杀, 整个杀人过程被谋杀者同伙的录像机镜头聚焦, 再转换为电磁信号被记录下来, 随后在向全世界播放中, 被国际相关组织记录在案。

但是, 在拍摄过程中, 画面中并未出现击杀刘春玲的那一瞬间的镜头, 杀人者到底使用什么凶器, 这一直是人们想弄明白的问题。

最近, 大纪元记者通过有关知情人的介绍, 还原了该事件。下面是“自焚事件”的目击者——重庆渝中区小十字片区进京截访法轮功的政府610工作人员对该知情者的叙述:

“我在‘自焚事件’那天, 吃完午饭后, 就到天安门广场习惯性的转转, 快走到纪念碑的时候, 看见石梯下放了好大一堆灭火器, 就想: 有事情要发生! 我一边走一边看, 不一会, 就看见北边起火了, 我跟着几位警察快速地向北跑去。”

“当我赶到时, 正好看见一壮硕的军警抡起一个手提灭火器, 猛击一全身被气雾及烟尘所包围的女子后脑, 女子应声倒地。由于击打者用力过猛, 灭火器把手脱落飞向空中。”

“我当时一惊, 这不是杀人吗? 现场的军警谁也没有过问这个彪形大汉, 让他扬长而去, 我感到一阵脊柱发冷, 心里明白了八、九分。”

“后来看到法轮功学员传播的《自焚真相光碟》, 其中用慢镜头播放的从被击者后脑飞出的条状物, 其实是手提灭火器的把手, 正好被摄像



图: CCTV 镜头: 一手臂抡起, 猛击刘春玲头部; 重物猛击刘的头部后被弹起; 重物逆着灭火器喷射流飞向警察。机拍到。”

“所以这么多年, 不管江泽民及中共如何妖魔化法轮功, 我是很清楚他们的所为无非是制造仇恨。”

《华盛顿邮报》记者亲自到刘春玲家乡开封实地调查, 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她炼法轮功, 《华盛顿邮报》在2001年2月4日头版头条发表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中说: 她们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 就“天安门自焚事件”, 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 涉及惊人阴谋与谋杀。录影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莱西市李国恩医师遭受的迫害

青岛莱西市人民医院李国恩医师，修炼法轮功后，对病人更加认真负责，不乱收费，赢得众多病患的信任。然而，这样的好医生却遭中共当局迫害，被非法判刑四年后又为单位无理开除。四年的冤狱使得原本意气风发的他，开始变得苍老、消瘦，熬出了白发。下面是李国恩医师自述他遭受迫害的经历：

修炼法轮功成为患者信任的医生

我叫李国恩，是一名医生，我从一九九五年开始学炼法轮功。我时刻按照师父的教诲，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凡事为他人着想，所以在修炼之后的行医生涯中，我对每一位病人认真负责，并且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合理地提供治疗方法，而不是多用药、滥用药，不需要吃药能好病的，我就建议病人休息或者教他们一些物理疗法，吃点药就可以治愈的病人我就不给他们输液，同样能治病的药我选最便宜的。几年下来，我赢得了病患的信任和依赖。法轮大法使我成为一个有仁心仁术的好医生。

遭原单位的打压与警察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江泽民团伙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我所在的医院领导也受邪党的胁迫开始找我们的麻烦。当时以院长赵明言为首，动用医院所有的领导班子，对医院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洗脑和攻击，科室主任吕洪兰强迫我写不炼功的保证，让我交出大法书。节假日还限制我休息，不让我连续休班，还派人监视、经常开会点名批评，叫到会议室训话，不给评先进，不给晋升职称，让社会上的人都歧视我们。那段时间每天的工作我都是在非常大的压力下进行着。医生的一思一念会涉及到人的生命和健康，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病人要么残疾要么失去生命或者拖延了康复的时间，但是医院的领导们从来不考虑这一点，因为害怕邪党的株连迫害，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影响，而不遗余力地打压本院善良的医生和护士。

在那种工作氛围中我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是法轮功学员，心里没有一

丝的怨恨，我顶着巨大的压力，仍然为病人尽心尽力的治疗。直到二零零六年十月份的一天，我连做一个好医生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那天我正在内科门诊值班，莱西市国保大队恶警李为魁、隋国勤带着青岛路派出所共十多个人突然闯了进来，非法抓捕了我，并且马上搜出我家的钥匙抄了我的家，拿走我的电脑和大法书还有其它一些物品。在我被绑架十多天之前，这些恶警就到医院问过我家的住址，而绑架我的原因就是我在自己家里浏览海外网站，被青岛网警发现。

在莱西市看守所受酷刑折磨

被绑架关莱西市看守所当天晚上，因为我不配合恶警，拒绝在笔录上面签字，看守所一个姓徐的副所长（外号“四不象”）就指使犯人对我拳打脚踢，他们还给我上了一种酷刑叫“打固定”，就是把我的手和脚用镣铐固定在一起之后再固定在地面上，这样我的腰部一直处于弯曲状态，既躺不下也坐不起来，非常痛苦，腰像断了似的。我被固定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给我取消。

遭非法判刑蒙受四年冤狱

我被青岛、莱西“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操控法院非法判了四年，在莱西市看守所我被关了两年多，每天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中午没有休息时间，吃饭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二零零八年底我又被绑架到在济南的山东省监狱。在监狱里面，十几个人住着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到外面放风的时间很少，有时两、三个月见不到阳光，我活动少、吃的也少，体质越来越差。

在牢狱里，身体上的承受还是次要的，最让人受不了的是精神折磨。在监狱里，狱警每天强迫法轮功学员看诬蔑法轮功的光盘和书籍，心里明明知道大法和师父是最正的，中共却颠倒黑白，不分是非，对我们进行洗脑。我心里象被针扎了一样难受。监狱里的狱警还故意给人制造恐惧，就是当着你的面

对另外一个人动用酷刑。我曾见到一位法轮功学员，由于拒绝写“五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而被恶警指使七、八个膀大腰圆的犯人对他进行毒打，一直到他昏迷。还有个法轮功学员因为牙疼，被送到监狱医院，牙医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强行把牙拔掉了，拔完以后才发现拔错了，又再次强行把真正的病牙拔去了，那个场面也真是惨不忍睹。二零零九年，莱西市卫生局局长张瑜派人到山东省监狱找我签字，我被单位无理开除。就因为拥有“真善忍”信仰，我从一名公认的好医生被中共迫害成了一个无职业的人。

无辜的家人受牵连

自从我被绑架以后，我的家庭就失去了原有的幸福和安宁，妻子为了营救我而四处奔波，孩子也面临着高考，老母亲和我岳母身体都不好，我岳母由于冠心病、心肌梗塞、脑梗塞反复住院，并且转院到青岛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我妻子既要照顾上高中的儿子，还要护理病重的老人，还要上班，还挂念监狱里的我，她经常往返几百公里到监狱去探望我，我妻子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她吃不好、睡不好，人瘦得不象个人样。家里所有的重担和压力都由我妻子一人扛着，不仅如此，在我被非法关押的时候，我母亲因为思念儿子，病情开始恶化，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我也没有在身边尽一份孝。

因为我的被冤判，有多少需要我治疗的病人因找不到我而失去了信心，又有多少理解我的亲戚和朋友为我的遭遇而大骂中共邪党，又有多少认识、了解我为人们因为我的被关押而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又有多少警察和官员们因为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到天谴啊！◇



酷刑示意图：
手脚连铐